

这是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学生观摩团的一次牵手。此次联合征集文艺评论,旨在为在校大学生搭建一个表达与交流的平台,让剧场内的瞬间感动,沉淀为纸墨间的隽永述评。

我们一起见证,这些年青年人如何以真诚的姿态、独立的视角、新颖的表达,传播艺术,也被艺术照亮。

走出剧场,已是晚上11点。上音歌剧院前,淮海中路的霓虹依旧亮着,却照不散积压在我心头那片荒原般的厚重与苍凉。三个多小时的话剧《白鹿原》,于我而言,不只是一场演出,更像是一场精神的远足。我仿佛不是坐在观众席上的旁观者,而是偶然闯入那个时代的旅人,在白鹿两族的祠堂阴影下,一同呼吸了半个世纪的尘埃与血泪。

我没有读过《白鹿原》的原著,因此对庞杂的人物关系略有吃力。但整体而言,编剧在群像与个体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,塑造出不少令我印象深刻、性格鲜明的角色。

舞台上那座倾斜而巨大的祠堂牌坊,沉默地悬立于高处。它不像是背景,更像是一个无声的主角,一位凝视众生的审判者。它的倾斜,暗示着宗法制度根基的动摇;它的存在,沉沉压在我的胸口。

这部剧的舞台语言处理尤为出色。转动的窑洞,既是田小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囚笼,也是她人性微光的栖身之所。这样的表达超越了文字的直白叙述,直接与感官对话,极具共鸣。

我亲眼看见白嘉轩的腰杆,如何在风雨中挺立,又在深夜里悄然佝偻。我想,他不仅是宗法制度的威严象征,更是一个被自身信仰所捆绑的“人”。他的坚守中有令人动容的风骨,也有对人情冷暖近乎冷酷的漠然。他与鹿子霖一辈子的缠斗,不仅仅是权力与面子的争夺,更是两种处世哲学、两种人性的激烈碰撞。鹿子霖的精明、虚伪与最终的疯癫,何尝不是在另一种层面被时代碾压的悲剧?他的可恨之处,也掺杂着可怜与可悲。

音乐学院附中临近高三毕业,儿子突然和我们说,不想考音乐学院了。我和太太平静地对视一眼。任何出格的决定,都不会招来晴天霹雳。家风如此。

你确定?我问儿子。不考,我要学摄影。儿子扬扬须臾不离颈的相机,加了一句,就算读了音乐学院,毕业我也会去搞摄影的。

行,那就不考呗。太太讲。我加了一句:记住,我们没什么没有实现的梦想需要你来帮忙实现,做自己就好。

于是,我第一次认真研究了一下音乐学院附中的体制。这个结果显示,临时调枪头,几乎无法和报考其他综合性文科大学的学生竞争。

那就朝外看看呗。儿子雅思还不错,第一次就考了7分。比较顺利,很快拿到了英国一所国立大学的摄影专业的offer。

对了,我家的家风还有一个特质,就是从不倒逼自己追求所谓的世间顶尖目标,过得去就行,日常才有奇迹不是么。

平安无事,很快,缴纳学费的邮件来了。在去银行办理外汇转账的前一刻,我鬼使神差地问了儿子一句,哎,学摄影你怎么不考虑日本啊,有那么多大师……日本,可以啊。儿子非常平静地接了一句。

家庭会议迅速决定再调头。日语零基础,先报国内的一对一在线班,同时申请留学签证,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进大学,得先去东京念语言学校。

当年10月,送儿子上了飞东京的航班。日本的大学和国内不一样,一般是四月份开学。10月进语校,加上申请时间,次年4月入学毫无可能性,最快也只是再过一年的春天了。但,无所谓,在哪里浪费时间不是浪费呢。

第二年的3月,在儿子入语校

当白嘉轩最终面对一片萧瑟原野,那背影中的孤独与执拗,让我心中涌起的不仅是批判,更有一种复杂的悲悯。

最震颤我灵魂的,无疑是田小娥。从初登场时的鲜活野性,到被命运反复碾压后的绝望反抗,再到化鬼附身鹿三时那一声声凄厉的控诉——演员用整个身体,谱写了一曲生命的悲歌。印象最深刻的是她被鹿三从背后刺死的那一幕,没有台词,背对观众,我却有那么一瞬间仿佛能看见她眼中交错闪过的震惊、不甘与解脱。那一刻,剧场静得能听见邻座的呼吸,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——那不是对一个虚构角色的同情,而是对一个鲜活生命被摧残、被毁灭的切肤之痛。

戏落幕,灯亮起。我坐在原地,久久无法回神,早已将地铁末班车的时刻表抛在了脑后。白嘉轩、鹿子霖、田小娥、黑娃……他们不只是关中的农民,更是我们民族性格中某些侧面的极端缩影。他们的斗争,关乎生存与尊严;他们的悲剧,源于制度与人性之恶的合谋。这部剧的一个伟大之处,在于它没有简单地评判善恶,而是将所有人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熔炉中,让我们看到,善与恶如何交织,坚守与固执如何一体两面,反抗与堕落有时仅一线之隔。

这场话剧,于我,是一次沉重的洗礼。它让我拨开历史的烟尘,窥见我们民族脊梁背后那道深重的阴影,也触摸到那阴影之下,依旧顽强跃动的、复杂而悲怜的生命之火。那个时代的故事,即便置于今日,力量依旧不减分毫。

从剧场归来,与这篇评论鏖战一夜,不知不觉已经接近早上六点。抬头时,宿舍窗外已是黎明。白鹿原上的天,亮了吗?

三百
年前的
歌剧为
何依旧
能够打
动观众。

责编:吴南瑶

言学校。

当年10月,送儿子上了飞东京的航班。日本的大学和国内不一样,一般是四月份开学。10月进语校,加上申请时间,次年4月入学毫无可能性,最快也只是再过一年的春天了。但,无所谓,在哪里浪费时间不是浪费呢。

第二年的3月,在儿子入语校

取通知就寄到家了。

有句上海话讲,眼眼交碰着眼眼交。几天后,东京另一间写真专业非常靠前的大学也给儿子了录取通知。对了,我家风还有一个要义就是“绝不要替孩子做出关键性抉择,尤其是两可之间时”。我说,你自己选。他选了东京的,蛮好,不用费力气搬家去关西了。

大学的艺术部在中野区。离家不远,约好了去参加他的开学典礼。那天,电车出来,一路走出,从大马路拐向小巷,越走越静。儿子不响,低头翻手机,猛喝一声:啊呀,开学典礼在神奈川……狠心拦了一部“差头”直奔40多公里外的神奈川。车上,小子打开手机。大学典礼直播开始。走了不到一半,学校老师发来短信:没赶到的可以不用来了。

出租车迅速调头,就像之前我们几次在儿子的人生十字路口调头那么迅速。我和儿子说,记住啊,能够一万多日元买到的教训,都不算什么大教训。不过,毕业典礼时,不要再搞错了。

前几天,上海最热的时候,儿子发过来一张截图。第一学期成绩。考了十门。等级为:三门秀,五门优,剩下两门良。

优我懂,但秀是什么?查了才知道,中国古汉语里,“优”是出色、好的意思;“秀”则是杰出、美好。优是A,秀就是A+。

但是根据我家的家风,过好日子,“良”已足矣。

一场精神的远足

易志珩(复旦大学)

倪泉兴教授的《从医路上:倪泉兴自述》,是一部以生命为墨、以仁术为纸的奋斗历程。翻开书页,我仿佛穿越时光,回首与老师亲历华山医院手术室的灯火通明,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。作为倪老师的学生,我深知这本书不仅是个人回忆的凝结,更是一代代医者“向死而生”的精神图腾。

出身农家 倪家 他,幼年因疾病与医院结缘,且在行医路上选择了最险峻的战场。20世纪70年代,胰腺癌被视为“不治之症”,患者生存期不足一年。面对这样的“医学荒漠”,倪老师以近乎执拗的勇气投身其中。他师从张延龄教授,从解剖学基础到临床实践,从华山医院普外科到美国 UCLA 进修,每一步都怀着“攻克癌王”的信念。1997年,倪老师率先在上海创建华山医院胰腺癌诊治中心,当同行还在争论“能否对晚期患者开刀”时,他已在中心推行“阶梯式治疗”,开启了胰腺癌早期诊断和分阶段综合治疗的新篇章。

在我看来,张伟兄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海派文化研究家,同时也是一位颇具学术眼光的收藏家。他的收藏丰富多样,涵盖中国近现代当代文学书刊、近现代文化名人手稿信札和字画、现代电影戏剧史料和上海小校场版画四大领域。当然,他的收藏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。对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收藏者而言,若能在上述某个领域里有所建树,已属不易,何况是在这四个领域里均卓有建树?如果说张伟兄是我们这一代收藏者中的佼佼者,应该并非夸张之词。

大概从2000年以后,我俩有机会多次共同出行,每到一地,进旧书店、逛旧书摊,乃至走访老一辈藏书人,是我们的共同爱好。成都、徐州、福州、绍兴等地,上海当然更不必说,都留下了我俩一起访书的足迹。我俩往往会同时看到一本心仪的书。记得那年在徐州的一个旧

搭建更大更专业的胰腺癌诊治平台,则是在2010年。那一年,65岁的倪老师告别耕耘三十载的华山医院,带着我与几位学生,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启“新征程”。倪老师常激励我们:“医学的进步,需要有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。”

我们曾为一名血管侵犯的胰腺癌患者连夜求索,辗转多家医院寻得合适血管;也曾为优化手术方案,反复模拟胰肠吻合术,最终发明“乳头状残端封闭型”技术,将手术胰瘘率从20.3%降至9%。十五年间,科室从年手术量不足百例成长为国内国际著名的胰腺肿瘤诊疗中心,年手术量超3000余台,微创手术占比70%,这些数字背后,是倪老师“把患者从绝望推向希望”的医者仁心,也是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代际传承。

去年教师节,97岁的张延龄教授、79岁的老师、我、我的学生及学生的弟子同聚一堂。阳光穿过肿瘤

书集市上,我偶差不多同时看到了卞之琳的《十年诗草》1942年初版土纸本,张伟兄就礼让我购下。接着又差不多同时看到曾孟朴1935年逝世后所印的《曾公孟朴纪念特辑》,这次自然是我礼让给

陈子善

他。当时两人之间有趣的情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

不妨对张伟兄所珍藏的多种多样的现代文学书刊略作鸟瞰和点评。对现代文学书刊有所涉猎的,想必都知道,从版本层面而言,初版本、增订本、删节本、毛边本、土纸本、特装本、签名本、题跋本等,都值得收藏、应该收藏,而这些在张伟兄的藏书中,大多都能见到。譬如,现代名家的签名本,就有胡适的《胡适论学近著》、刘成禺的《洪宪记事诗本事详注》、滕固的《蒋剑人先生年谱》、苏雪林的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、阿英的《剑腥集》、梁宗岱的《屈原》、黄文农的《文农讽刺画集》、李健吾的《原只是一个货色》、曹禺的《曹禺戏剧集·蜕变》、杭约赫(曹辛之)的《复活的土地》、查良铮(穆旦)的《加甫利颂》等,还有蔡哲夫的《白门悲秋》题跋本,还有陶冷月、关良、郑君里等艺术家的签名本,琳琅满目,令人目不暇接。

再说现代名家代表作的初版本,那就更多了。其中有辛鸿铭译《痴儿骑马歌》、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周作人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《知堂文集》、王独清的《零乱章》、俞平伯的《冬夜》、徐志摩的《自剖》《落叶》《云游》、林语堂的《剪拂集》、废名的《桃园》《桥》、郁达夫的《达夫日记集》《达夫游记》、刘呐鸥的《都市风暴线》、林徽音的《花厅夫人》、彭家煌的《平淡的事》《怂恿》、丁玲的《夜会》、王独清的《零乱章》、穆木天的《旅心》、李劫人的《暴风雨前》、徐

医院13楼的玻璃,将五代人的掌纹叠印在胰腺解剖图上,恍如穿越时空的对话。如今,虽年过八旬,倪老师仍坚持每周两天门诊,我们希望老师健康长寿,继续陪伴着我们成长壮大,为胰腺肿瘤事业再作贡献!

倪老师的自述,是一部未完成的“战书”。而今,我们正以此为基础,持续开展一系列原创性临床转化研究,誓将胰腺癌诊治

的“上海方案”推向世界。作为学生,我深知:倪老师传授的不仅是医术,更是一种“向死而生”的生命哲学。他教会我们敬畏医学的边界,更以身作则证明:医者之勇,在于直面未知的胆识;医者之仁,在于永不言弃的坚守。

谨以此序致敬老师,愿“狙击癌王”的火炬代代相传,愿每一位医者都能如倪老师所言:“做勇敢有担当的医生,为患者赢得生的尊严。”

(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。新书由文汇出版社2025年出版)

訃《海外的情调》、钱锺书的《围城》、张爱玲的《流言》等,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则是“增订四版”即定本,还有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和姚灵犀的《瓶外卮言》等。这些作品涉及文学研究会、创造社、新月派、左翼文学、新感觉派、京派和上世纪40年代都市文学,以及通俗文学,大都已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可见张伟兄的文学史观,也可见他藏书视野开阔,不拘一格。当然,对像鲁迅这样的新文学泰斗的作品,即便不是初版本,只要书品不错,还是尽可能予以收藏。

除此之外,张伟兄还有一个收藏门类是独辟蹊径,卓有远见的,那就是对已逝近现代文化名人纪念册的搜集。其中有《鲁迅纪念集》《追悼史量才先生》《陶行知先生纪念集》,还有《钱玄同先生纪念集》《玮德纪念专刊》《曾公孟朴纪念特辑》等。这些纪念集有的当时已公开出版,更多的只是为追悼仪式而印发,印数极少,搜集不易,史料价值自待言。

还应指出的是,张伟兄的求学生涯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,因此,“十七年”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在他的文学收藏中也占了一个较为突出的位置。《创业史》《红旗谱》《红日》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保卫延安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长篇小说都出现在他的藏书中,应有尽有。必须强调的是,这些作品大都是初版本,而且是印数很少的精装本,而且书品都很好。他的收藏趣味由此又可见一斑。我曾与他讨论过他的这批难得的收藏,他是颇以此为自豪的。

总之,张伟兄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的收藏颇具规模,精品纷呈,也具有他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研究家和藏书家的鲜明的个人特色,是值得我们好好品味,认真研究的。

以敬畏之心,承“狙击癌王”之志

虞先濤



竹林风
(中国画) 杨 谔